

大桥之畅想

李振南

是,几日之前还汽笛高歌、来回繁忙的数艘由东山码头开往茅埭岛的轮渡,此时已难觅踪影。历史把它们定格在波涛的深处,任由后人讲述漫漶的故事。

二

烟波浩渺的乐清湾,在地理上分别由洞头、玉环、温岭、乐清四市(区)围裹而成,这其中,玉环是离我家乡最近的一个海岛县。因为被海湾阻隔,多少年来,玉环岛仿佛游离于世外,宛若蓬莱,遥不可及。所以它对我来说,一直都是远方,是天涯。

早年,由于车辆稀罕,我们要去玉环,唯一的出行方式,就只有海上渡船了。那时渡船很小,起先是机动木船,后来渐渐演变为钢质轮船,但依旧只能坐人,不能载车。再后来,有了可以一次性轻而易举“吞下”几十辆小轿车以及大巴车,还可以再“吃点”小人人塞塞牙缝的大渡轮,也是难以满足人们出行的需求——眼下私家车发展的速度太快了。海上航运,毕竟没有走陆路方便、畅快,更不要说在台风大潮季节,这些渡船全都停摆,乐清湾又成为亘古天堑。

在我的家乡乐清,由于山多地广,峰峦高耸,我们似乎认为自己地处“上山”,以山上人的眼光,把玉环本岛及其周边的岛屿都称为“下山”。“下山”也即海上之山,在我的印象里,下山渔船成群,海鲜多多,更有栽种在滩涂上、名闻遐迩的文旦林,那可是我们上山见不到的佳果。记得,我第一次到玉环就是跟着父亲去贩卖文旦的,出海的地点在东山老码头。

带着麻袋、麻绳和扁担,步行十二市里,前面就出现一座古旧的路廊,那也是等待渡船的临时休息处。一小时后,大家跨过堤坝走向码头,便鱼贯登船了。船是木质机动船,老旧、狭小、敞篷,只能容纳二十来人。随着“呜、呜”的两声汽笛鸣叫,小船就在海上开始颠簸了。起先,我还好奇,不停地打量大海、岛屿和乘船的陌生人,但不到半小时,当船行驶到乐清湾深处时,浪头便

像一座座小山那样扑向船头,使小船一会儿跌入谷底,一会儿爬上浪尖。此刻,我,一个极少出门的少年,就这样在一叶孤舟上,被大海展现的力量裹紧在无助的船舱里,缺失抗拒力量,甚至连怕也没用,完全是“我命由天不由我”的真实写照。

第二次到玉环乘坐的是钢质客轮,船大了不少,还有较为舒适的座位。这次,我是到一个叫大麦屿的地方去购买名叫“二哥大”的便携式话机的,这种通讯工具只要把它连接到固定电话,安装天线后,就可以携带在身,当寻呼机(传呼机)收到号码后,便能在一公里范围内打回电话。显然,那时期“大哥大”手机尽管威风八面,却不是人人都能够拥有得起的。上世纪90年代的大麦屿到处都是音乐磁带、音像碟片、照相机、录音机和通讯设备的商店,曾吸引了温州、台州、宁波等地成千上万的“淘宝人”。购物的商店都是开具发票的,且市场管理得井井有条。

乘客轮到玉环虽然稳妥,但上下船要花费不少时间,加上上码头后还要转车,这样,我出一次门,过一方海,赶一趟岛,也总是要叹息一句:不易哪。

第三次玉环之行,已有滚装码头的大渡轮出现。这年我家买了新房,装修后需添置家具,听好友说,玉环岛有几处货真价实、物美价廉的家具城,于是欣然前往。大渡轮自然平稳、安全,但还是需要长时间的排队等候,停车候船中间还有不少关系户随意插队,这也是被人们“吐槽”最多的事情,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杜绝这一现象?不过,有了车载的渡轮,人、车上岸后,接下来的行动就显得自如、方便,这要比坐客船好多了。

现在,每当我独坐书房,在从玉环岛购置的原色木桌上读书、写作,我就会想到玉环岛,想到再也不需轮渡而能直接抵达玉环岛的乐清湾大桥。

四

建设乐清湾大桥,受益最大的还是玉环市。这是由玉环市所处的地理区

位决定的。

“然海中玉环一抹,若可俯而拾也。”这是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在登上雁荡山峰巅时看到的“海上玉环”,见诸于著名的《游雁荡山日记》。是的,玉环岛孤悬海上,一直来与乐清一衣带水,虽然隔海相望,咫尺天涯,地分温台,却是语言相通,人们往来密切。

据史书记载,在明成化十二年(1476)前,玉环各岛就长期在温州府乐清县的版图上,也就是说,其整个行政事务均隶属乐清管理。后来,清代顺治皇帝颁布“迁界令”,玉环岛民大多迁居乐清内陆的大荆、芙蓉等地。康熙年间海上解禁后,原玉环岛民重返故地时,也有部分“敢为天下先”乐清内地人跟随他们一起上岛拓荒、讨海、定居。再后来,即便是雍正六年(1728)建立的玉环厅,也只相当于一个温州分府,行政上依旧归属温州府管辖。

由此可见,玉环、乐清曾经是“温州一家人”,那么就不说二话。造桥,必须造桥,造出一条地标性、历史性的跨海大桥。

建跨海大桥的构想经历了多重起伏伏的困难。资料表明,早在1994年初,玉环就首次提出了建设乐清湾跨海大桥的设想,欲打通玉环跟温州之间的高速公路通道。到1999年,乐清湾跨海大桥建设被写进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,正式提上工作日程。从1994年到2019年,乐清湾大桥建设项目从首次正式提出到如今从蓝图中跃然海上,实现了愿景,光阴已匆匆过去25载。

通车那一日,最兴奋的莫过于地处大桥中心的茅埭岛居民,他们几乎全家出动到现场观看这一盛大的庆典。许多老人也赶着来见证,腿脚不便拄着拐杖的、坐着轮椅的都来看看大桥新貌,有心人专门安排了公交车,载上他们,让他们兴奋地体验了一番过桥、跨海的感觉。

桥建在乐清湾上,同时也是建在我们每个人心里。

风味人间

天凉煨萝卜

宫凤华

汪曾祺写给黄裳的信中说:“我对于土里生长而类似果品的东西,若萝卜,若地瓜,若山芋都极有爱好,爱好有过桃李梅杏诸果,此非矫作,实是真情。”霜天客来,备一碗暖老温贫的山芋粥萝卜干,棉衣裹身一样熨帖和亲切。

故园萝卜又名菜菔、萝菔、菲,疑从诗经·乐府里走来,让人想到心思纯净、秀美轻灵的罗敷。

萝卜水灵瓷实,吸足了秋天的衰脆和萧索,雪白肌肤莹润光洁如贵妃出浴。咬一口,清脆、薄凉、微辛,犹如春冰开裂、积雪断竹。在微辣和清甜之间,惊鸿一瞥,留下隽永而又轻灵的回味。

白萝卜丝烧豆腐是经典的农家土菜,是相濡以沫、白头偕老的执拗,是安贫乐道、宁静致远的境界。蓝花汤碗盛出来,撒一把翠绿蒜花,色彩明丽。萝卜鲜甜,豆腐糯软,清新爽口,尘世的幸福触手可及。

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说:“生萝卜切丝做小菜,伴以醋及他物,用之下粥最宜。”萝卜切丝,浇上生抽陈醋,淋点麻油凉拌吃,简单方便。汪曾祺擅用扬花红萝卜“拌萝卜丝”,他认为,若是加入少量海蜇皮丝同拌,味道更佳。生拌萝卜丝,隐现山野清气,不失淡然本色。世间喧嚣和浮躁,被罗贴融化。

乡村静夜,小院里月光清如溪水,静似画布,瓦屋和枯树闲适安逸地镶嵌在画布上。一家人围桌舀啜鲜美羊汤,顿觉一股热气窜腾,吸溜声中,是一屋子的亲情和温暖。羊肉肥润,萝卜绵

心香一瓣

墙基上的两棵树

钱国丹

我们村老屋的南大墙和北大墙都是花岗岩垒的,那是为了对付盗贼;而东、西两面的侧墙却是青砖砌的,因为邻里之间是无须过分防范的。家乡的青泥细腻润泽,制砖师傅水平特高,烧出来的青砖棱是棱、角是角,一碰撞,声如击磬。砌成的墙体素雅又端庄,像彬彬有礼的教书先生。

砖墙双面,宽半米,中空,不是绝对的空,而是用横横竖竖的砖块支撑加固。祖辈约定,相邻两家的砖墙和砖墙之间,须留出一条窄窄的路沟,为排水,也为防火。

我家东邻的涛叔是位雕匠,技艺不错,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富户。我的父亲是位穷教书匠,自家七八口人糊口都难,还时不时地去接济一些比他更穷的学生。

我7岁那年,有钱的涛叔要翻新房子了。他把他家的那堵砖墙推倒,拔地而起的是剽悍的花岗岩石墙。

不少人翻修房子,总想把自家的地盘向外扩张点儿,涛叔也不例外;再说他新砌的花岗岩墙体比原本的砖墙厚实了许多,因此我们两家之间那条路沟就被他“吃”进去了。那雄壮的花岗岩大墙还“镇压”得我家的砖墙开了裂。

村里人为墙基出点儿进点儿,吵骂打架是寻常事,有一次还差点闹出人命。对于涛叔的做法,大家颇有微词。村西的来尧伯对我爸妈道:“你们的路沟被阿涛独占了,他补偿你什么没有?”我妈摇摇头说:“没。连招呼也没打一个。”来尧伯气愤了,说:“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?你们咋不上门理论去?”我爸是出名的好脾性,凡事都让人三分。父亲说:“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再说,他们家多了这点儿,房子不见得大多少,我们家缺了这点儿,房子也不见得小多少。”

从那以后,我父母见了涛叔,该咋样还咋样,倒是我有点愤懑,我路遇过这位雕匠就装没看见,一扭头就去了。可我家砖墙上的裂缝在日益增大,担心坍塌下来砸着人,爸请来了大表哥,他们架起木梯,小心翼翼地把墙给拆了。接下来那些日子,我们全家得空就搬条小板凳,各人手持一把旧菜刀或蚘灰刀,把青砖上黏结的灰泥铲削干净,然后在自家后院码成高高的一大堆。爸端详着这堆旧砖头,说,质量还挺好的,将来可以派用场。

我们家从此没了东墙,可墙基却固执地嵌在地里。这墙基半米宽,一咋高。它从我家厢房南侧开始,向北擦过菜畦,越过鸡埕,一直延伸到最北角的茅房。

冬去春来,墙基里长满了青苔和野草,绿意盎然。从此我如厕时,举头能见白云悠悠,低头可看蝶飞蝉跃,连空气也比从前新鲜了许多。我“登东”时必须带一本书去,一坐就是半天。

墙德基是一方格一方格的,我弟妹们常带些穿开裆裤的小朋友来玩,他们在那些格子里跳进跳出,累了就坐下来,玩“你拍一,我拍一,快快长大坐飞机……”起身时,光光的屁股上都印上了浓浓淡淡的苔藓,像一幅幅写意画。不知什么时候候,一南一北的墙基里挺立起两棵模样不同的小树。我们都很纳闷,因为谁也不会往这贫瘠的地上种树啊。爸说:那肯定是鸟儿叼过来的种子掉落之后……

小树在断壁残垣里欢欢喜喜地长。第二年秋天,北面的那棵结出了四颗黄澄澄的果子,仔细一认,是柿子!我摘下它们藏在稻草堆里,几天后就变红变软了。在那个没有零食的日子里,红艳艳、甜蜜蜜的柿子让我们都高兴极了。而厢房南边的那棵却以惊人的速度上蹿,树干溜光笔直,蓬勃的枝杈把房顶都覆盖了。春天,一簇簇浅紫色的鲜花迎风摇曳,透着淡淡的清香;秋日,密密麻麻类似枣子般的果实缀满枝头,让我们馋涎欲滴。我捡了颗掉落的“枣子”尝尝,苦得要死,赶忙吐掉了。

一天,附近中药店那位坐堂医生踱进了我家院子,他指着那棵树说,这是苦楝树啊。花、叶、根、皮和“棟枣”均可入药。能打蛔虫、蛲虫、钩虫,还能清凉解毒疏肝散瘀……

打那以后,就常有人带着刀来到苦楝树下,嗤嗤地割走几片长长的树皮,或噌噌地爬上树,砍走大束大束的苦楝树枣。药店那医生后悔了,说我们家的苦楝树“抢”走了他们一半生意,天知道我家可从来没收钱一分!

最讨喜的还是那棵柿子树,这是老天爷的馈赠,也是对我们失去东墙的补偿。更因为它长在厢房后面,外人看不到摘不到。它的果实成几个等级年年递增。到了第四年,竟然结出了好几百颗。我摘下它们装在一只特大箩篾里,并倒进半箩糖糠为它们保暖,还洒上些水,为的是让它们早早红熟。

那阵子,我放学后回家就直扑箩篾,干起“柿子专挑软的捏”的勾当,我一口气吃掉四五只大柿子,才舒服地缓了一口气来。也就在这年年底,来尧伯要为他家两个儿子分家立墙,他挑给我们一担稻谷,换走了我家后院的那堆旧青砖。

或许是得力于柿子的丰富营养吧,也得益于来尧伯的那担谷子,在那个物质奇缺的年代里,我们姐弟们都长得挺结实的。

后来我在各类媒体上看到,空腹不能吃柿子,说柿子里的鞣酸和胃里的什么一结合就变成“柿石”,且排不出来。还说一农妇因长期贪吃柿子,结果胃极痛而手术,医生从她胃里取出几斤重的“柿石”。可是我出图前,一直是靠着肚子狼吞虎咽柿子的,我的弟妹们也是如此。至今,我们的胃里并没长出一星半点柿石来。可见天下人的胃,并不是一个母亲批量打造出来的!

艺境



《鹤舞盛世江山如画》沈道云

岁月悠然

一

以前,在我老家这样的山区,山多田少,添丁进口,本来是大喜事,但多添一张吃饭的嘴,负担已经很重的家庭,往往是一声长叹,连起个名字的兴趣都没有,随口叫个什么代号以示区别就行。

我家的老三就叫“大毛”,二叔家有个哥哥叫“二毛”,三叔家还有个弟弟叫“三毛”,后来,二叔家随后出生的两个弟弟分别叫“大狗”“二狗”,三叔家的小弟弟跟在后面叫“小狗”。

我的出生无论从哪方面说,都只能算是个偶然事件。母亲怀我时,马上就要满40周岁,属于典型的高龄产妇,即便是现在的营养条件和医疗技术,也算是罕见的。

父亲平时在单位上班,差不多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,大哥也在几十里开外的马头铺住校,姐姐和二哥倒是在家门口念书,毕竟年龄不大,妈妈平时既要出工干生产队里的农活,回来后还要洗衣做饭、养猪种菜,忙一大堆的家务活,连个帮手都没有,不知吃了多少苦,遭了多少罪。妈妈年轻时身体很弱,瘦得皮包骨头,体重只有70来斤,上头离我最近的哥哥比我整整大了7岁,这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,已经算是很大的年龄差了。

妈妈在岁时给我说过多次,我出

起名记

施祖军

生之后爸爸特别高兴。他用拿惯手术刀的手,操锯弄斧,亲手为我制作了一个大大的礼物——“摇窝”。我们老家的风俗是,孩子出生满一个月后要做什么酒,外婆家来吃竹米酒时要送上“摇窝”和各种催奶的食品,红糖、腊猪蹄、阴米之类,“摇窝”是其中的大件,外婆家有没有实力、面子大不大,主要看孩子满月时送没送“摇窝”。我外公外婆去世太早,外婆家的“摇窝”指望不上,父亲只好亲自动手,当然,他也完全可以请木匠师傅来做,之所以在完全没有木匠手艺的情况下选择亲自动手,估计还是源于对我这个“么儿”的欢迎和喜爱。

姐姐一生都对父亲耿耿于怀,说他非常非常重男轻女。父亲是不是重男轻女,我没有明显的感受。但他在我出生之后,除了亲自动手为我打“摇窝”,还非常郑重地为我这个不速之客起了个好听的名字,没有随便叫个“猫”啊、“狗”啊应付了事,这足以显示他当时是多么开心。父亲年轻时读过不少书,算是当地较有文化的人,后来通过自学当了医生,他给我起的名字也与医药有关,叫“施杭久”。稍大一点后听他解释,杭是菊花的意思,久代表我是九月出生的,有长长久久之意,这令我十分反感,我是个男孩子,担心这个与花有

关的名字会让小伙伴取笑我,心里十二分的不情愿。别人平日叫我“杭久”或者“杭伢儿”时,便不理不睬,提不起精神来。

好不容易熬到5岁,家里让我跟随姐姐到大队小学上学,姐姐是学校的民办教师,带的是高年级,手下一大帮舞枪弄棒、鸡飞狗跳的熊孩子,便没有精力管我。我只好一个人去低年级报到,低年级的老师叫姚金桥,也是本乡本土的人,知道我是谁家的孩子,也知道我的小小名叫“杭久”,他平时就是这么叫我的,因为是新生报到,他还是例行公事地问了一句:“叫什么名字?”我尽管年龄尚幼,但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千载难逢、改变命运的钻空子机会,当时正在流行穿军装、戴军帽,祖国山河一片绿,我也特别崇拜解放军,于是,灵机一动,自作主张按照我的排行,临时向老师报了现在这个名字。记得姚金桥老师当时一愣,也并没提出疑问,他还以为是家长为了上学方便,为我临时起了这个学名呢。

后来,我的新名字从学校倒传回家里,父亲虽然有些沮丧,但也没有要推翻的意思,在饭都吃不饱的年代,名字毕竟只是个代号而已,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。我记得,没上学之前,妈妈有时称我为“么儿”,有时候称我为“杭伢